



□夏龙河

我重新开始写作,是2009年秋天。之前,我是无数小商人中的一个。从1990年经商到2009年生意倒闭,经历了十九年的时间。我做的是出口欧美的地毯加工生意,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生意轰然倒塌。我在家里走投无路,文友辛希孟大哥对我说,重新开始写作吧,说不定能赚点零花钱。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赚零花钱的道路。说起来,这一次的写作动机不怎么高尚,但是没办法,当时一身债务,彷徨无措。

除了给报纸杂志写点文章赚点生活费之外,我根据自身经历,写了一个长篇,并于2012年顺利签约中国工人出版社。稿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儿。出版社的李副总对小说评价比较高,还加了我的QQ,成了好友。我很兴奋,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扬眉吐气了,马上要从生活的低谷中走了出来。然而,这个长篇拖了两年,最终也没有出版。

那两年,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水深火热,神经兮兮。睡觉做梦除了生意倒闭的无奈,就是小说要出版了,大悲大喜。后来我把稿子投给作家出版社的田老师,田老师告诉我,小说写得不错,如果是以前可以出版,但是现在不行,现在需要考虑市场。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出版社出书是要考虑市场的。而市场,是个有点玄幻的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对我们这种文学写作者中的小虾米来说,市场基本等于个肥皂泡。

2013年9月,我的第一个长篇终于面世,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我做过生意,也对图书市场有了一些了解,知道即便自己出了几本书,也翻不起什么波浪,小虾米顶多吹个寂寞的泡泡,转瞬即逝。

此后两三年间,出了几部长篇,也在《青年文学》《长江文艺》《山东文学》《光明日报》等杂志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在《新华书目报》开了文学评论专栏,可我感觉自己离作家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写作者如过江之鲫,皆怀成名成家之梦想。我天赋一般,也比较懒,而文学创作是需要持久的努力,需要下功夫研究的。像我这种自由撰稿人,其实就是无业游民,首要问题是生存,要养家糊口。纸质书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是自由撰稿人的持续噩梦,每天醒来,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写才能赚钱吃饭,至于文学,已经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了。

此后的很多年,我一直保持一年出一本或者两本书、发表一两个短篇的节奏,剩余的时间,就用来写剧本,赚点钱养家还债。

从2013年到现在,我一共出版了十三部长篇小说,有几次差一点就把小说的影视版权卖了,最后却功亏一篑。小说出版也是各种滋味。

《被诅咒的要塞》在2012年就签约出版,此后经历过四次签约,出版方四次违约,最终于2019年才印刷上市。在出版之前,还有一家影视公司联系我,让我改成电视剧,我写了梗概发给他们,他们比较满意,让我写分集。如何付款都谈好了,影视公司却突然垮了。

今年出版的《四通鼓》也经历过几次转折。

为盲人写一个小说的写法由来已久。我为此用时三年,采访了周围能打听到的所有会说大鼓书的盲人。这些盲人,大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他们能记住的都是上世纪五

十年代以后的故事,我便打算把这个长篇的时间段定位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跨度六十年。

2019年秋,中国作协和山东大学联合在威海开设“网络时代的文学评论”培训班,晚饭后,大家一起讨论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国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桦老师谈到刚颁布不久的茅奖作品,比方《应物兄》《人世间》等等,我则谈到了我的这个长篇。白桦老师对我如何写“文革”这段历史,提了一些建议,让我感触很深。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的年代再朝前提一下,按照年代分为两部,第一部是从民国初写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便是以盲人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四通鼓》诞生的初始。

《四通鼓》除了写盲人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命运之外,我还企图探索历史和地域文化以及人物所处的位置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人性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等等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

《四通鼓》出版后,反响总体不错。前些日子,责编老师告诉我,《四通鼓》在中国五月份好书榜评审中过了初选,出版社已经把终审需要的书籍送了过去。但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终审的消息,我猜测,这应该是终审没过,责编老师不忍心把结果告诉我。善良的责编啊,其实这算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幽暗的黑洞里爬行,遭受打击无数,这点事儿根本不算什么。

写作多年后,生活基本能维持了。我们几个师友还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影视工作室,并搞了几个小项目。五年前,我突然就厌倦了在北京的生活,把北京的工作也辞了,回到了老家,开始写百无一用的小说了。

与十多年前鼓动我重新写小说赚零花钱的大哥辛希孟闲聊,他说,我们这些人,其实还是有无法撕裂的文学梦。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文学虽然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但这是我们的渺小的梦想,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这种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深入骨髓,根植于大脑,不死不休。

永远忘不了二十岁那年的一次痛哭。那年我的中篇小说《日劫》在《钟山》过了二审,编辑老师写信让我去一趟南京,我和大哥辛希孟商量。辛希孟大哥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小说,是我们一帮文友中的带头大哥。他对我们的这个小说很好看,对编辑老师的要求不屑一顾,说咱不去,咱稿子好,不发是他们的损失。老大哥无边的单纯的荒诞的自信,也让我头脑发昏,就没有理睬老师的要求。

接到编辑老师的信后的几个月,是我从事文学创作这些年,最为幸福和兴奋的一段时间。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文学热潮尚未完全过去,一篇小说很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然而,就在我热切地等着样刊的时候,却接到了编辑部的退稿信。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拿着被退的厚厚一摞稿子,躲在家里哭了一个下午。也就是那次打击,使我决定暂且放下写作,想法赚钱生存。

转瞬之间,三十年过去,知天命之年,我依然在为前途渺茫的文学创作而努力,虽然已经不会为退稿而痛哭,但是文学对于我来说,依然是可以为之哭,可以为之笑的伟业。有人说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其实相反,我认为从事文学创作,必须要有千锤百炼不回头的精神。

最近正在写一本以民国为大背景的新书,主角是一个小戏法师。我对民族精神中蕴藏的戾气和无序一直很惶惑,期待在新书中有新的发现和演绎。

【灼灼其华】

两个女人与自己的和解

【匆匆那年】

宁阳潘师傅

□吴英华

男人有啥用?这句话是老庄说的,不是我说的。

老庄姓庄。此老庄非彼老庄,此老庄可能也不知道彼老庄,但是,不妨碍此老庄和彼老庄一样,有一些很经典的语录铿锵有力,醍醐灌顶。

事实上,老庄是个理发店的老板兼员工。她的小店有十几平方米大,在济南的一个角落,胜在不忙,不用排队,还便宜,经同学介绍,我去做过一次头发,感觉不错,所以,一年之后,就有了第二次。

老庄的理发店地方虽小,却是中老年男人女人的信息交流中心。所以,老庄也很有“人在店里坐,信息天下知”的骄傲。

话题不知缘何而起,大抵是我夸她能干,能赚钱。老庄脸上既有骄傲又有无奈。她说,这有啥呢,人不都得生活,我自己赚钱,凡事靠自己,也不用人帮忙,活得自在啊。她说:我从年轻时就这样了,靠着这个理发的手艺,养大了两个孩子,养活了一个家,日子虽然辛苦,但是,天天不用看人脸色,很好啊。

我问,那你老公呢?她嘴一撇,说,男人除了能帮你生个孩子,还有啥用?

我大笑,说,童谣里不是说,娶媳妇做啥,点灯说话吗,找个男人作用大概也差不多吧?老庄说,拉倒吧,话不投机半句多,还不如一个人清静呢。

老庄很彻底,也很干脆,

话语间除了对老公的失望和对自己的调侃,我也没有看到类似失落伤心之类的情绪,整个人还是阳光能干。我想,老庄可能是对男女关系有一种最彻底的人间清醒吧。

前一阵子,女诗人余秀华的爱情惹来了无数的眼球。因为余秀华本身就有很大的流量,于是,当身体健康眉清目秀深谙互联网流量财富密码的小杨到来,余秀华瞬间被爱情滋养得眉飞色舞时。网友好意提醒,说,这个小杨哪里是爱你,他是图你的名,要蹭你的流量,不是真爱。余秀华却说,在所有的关系里,都是有所图的。

俞敏洪连线采访余秀华,她说,我爱小杨,爱他的头发,爱他的脚指头,爱他的眼睛。社会人都戴面具太久了,我觉着也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被文明洗礼的女人,才敢这么肆无忌惮面对自己的感情,哪怕知道这段感情可能掺假。但是,自己愉悦了,就很开心。和老庄异曲同工,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人间清醒?

人是生而孤独的。所以,能在明白了人生的炎凉之后,如何自洽、和自己达成和解,才是人生的高手。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我相信,这种糊涂,也不过是一种糊涂遮掩之下的清醒。难得的是,在糊涂或者清醒之下,有人还能保有一颗自我或者自娱的心,就像理发的老庄和写诗的余秀华,就像在人生的各种嘲弄愚弄之下,依然勇敢奔赴的你我。

□赵昌华

星期天我到园博园时,偶然遇见了多年前在长清化肥厂的老同事。惊喜之余,一番寒暄问候,又把我带回在宁阳培训的时光。

1969年6月18日,我作为长清化肥厂第一批工人开赴宁阳化肥厂培训学习。到宁阳后,住在离化肥厂三里路远的铁佛寺村。至1970年夏季,年产三千吨合成氨的长清化肥厂成功投产,生产出了合格氨水。那时,我有幸成为了第一批工人,被分配到长清化肥厂培训连三排压缩工序。穿上崭新的蓝色细帆布工作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标志着我在长清一中学生时代结束,工人生活的开始。

回想在宁阳化肥厂培训期间,当年化工企业“高温、高压、高技术”,“易燃、易爆、易中毒”特性给这份工作平添了许多神秘感,更促使我刻苦、认真学习化工技术,尽快掌握操作本领。培训期间,带我的是潘师傅,他是宁阳师傅压缩工序的班长。潘师傅先是教我学压缩工序工艺流程图,掌握压缩工序的来

龙去脉、工艺指标和压缩机原理以及压缩机运转的五大系统。他很温厚,我操作得好时,他会舒展开浓眉对我淡淡一笑;如果操作与压力稍慢或稍快,他会用浓浓的宁阳口音大声对我讲解怎样掌握操作技术(车间机器轰隆声,不大声讲听不清),耐心地边讲解边做示范,教我怎样盘车、开车加压、正常停车、紧急停车卸压,怎样开好、关好高压、低压阀门以及操作“眼睛”每台车12块高、低压压力表的正常使用,以及23个高、低压附属设备的正常使用等等。在六个月的培训时间里,潘师傅仿佛老师教学生一样,把自己积累的化工技术本领和操作实践经验全都传授给我们。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宁阳培训的经历,已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与宁阳潘师傅的师徒情谊历久弥深,每每回想,仿若昨天。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

生存,与无法撕裂的梦想

【创作谈】